

让自己 诞生

王宏甲 著

打开你自己，你将发现，你的优雅，你的从容，你的光华与嘹亮，就住在你的内部；打开你自己，让自己出来，你会发现，这就是让自己诞生的激动人心的体验。

让自己 成为一棵树

陈鹤琴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让自己 诞生

王宏甲 著

打开你自己，你将发现，你的优雅，你的从容，你的光华与嘹亮，就住在你的内部；打开你自己，让自己出来，你会发现，这就是让自己诞生的激动人心的体验。

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让自己诞生/王宏甲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 - 7 - 5063 - 4448 - 7

I. 让… II. 王…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4546 号

让自己诞生

作者: 王宏甲

责任编辑: 黎云秀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

版式设计: 吴 言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00 千

印张: 15.75

插页: 2

印数: 001 - 10800

版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448 - 7

定价: 35.00 元 (精)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全书完成后，我想写篇序言，却感到很困难。

这本书里的“散文”，大多数是经过岁月的淘洗，在心中滚过许多年后，那些忘不了的，就写下来了。

20岁时看未来，觉得路有千条。50岁后看来路，发现属于自己的其实只有一条。今天我已经知道，人生有不少东西可有可无，但有些东西，还是值得记取，值得拥有的。比如父母、老师，友情、爱情，艰难日子里对我有过种种帮助的人们……那忘不了的总令我想：人生在世，有些恩情无法报答，只能铭记。

正当青年，遇到改革开放，很多陌生事物出现。各种观念也涌进我的头脑，犹如把我的头脑变成它们厮杀的战场，而我还分不清谁胜谁负。这迫使我使用眼睛后面的思维。

我的写作多是在困惑中去问道路，发现自己需要经常同自己的“自以为是”和“自以为不是”作斗争，发现人会把习惯当真理，发现不少通行的观念中埋伏着惊人的误解。我的思索不一定正确，但我发现人在思索中会成长。

人生成长不是吃饭长个子，思维、情感、意志、尊严、精神的成长，才叫人生成长。独立思考和自主意识的萌生，甚至会使人人生惊奇地体验到：有一个自己诞生。往广阔说，自主意识其实是一个社会民主意识的基础。

在我有机会走了一些欧非国家后，我才更清晰地看见，中国文化有着那么敦厚的平民色彩，那么大的生活意义。发现一百多年来最受误解的，或许莫过于中华文明，不仅很多西方人误解，不少中国人也误解。这也需

把白的说成白的

母亲已经老了，白发皤然。但母亲在满头黑发时代讲过的一些故事，至今在我心中绿油油的。

“我的外公，从前会偷东西。”母亲说，“有一天，他去别人菜园偷菜，被人看见了。谁看见？就是菜园的主人呗。可是，那主人看见了，转身就走。”这情节很引起我的兴趣。

母亲接着说，外公以为那人要去告官了，连忙追去。不料那人进了自家的门，还把门关上。外公想想，上去敲门。门开了。外公说：“我被你看见了。”

那人说：“看见什么？我今天连门都没出。”

外公说：“是被你看见了，偷你的菜。”

“你说什么？”

“我现在没法做人了。”外公又说。

“别开玩笑。”那人笑道，“咱们是邻居，你想知道我那菜为啥长得漂亮，尽管问。我那菜，好看，也好吃。信不？你先尝尝。”说着，真去天井边的悬篮里抱出两棵菜，硬是塞到外公手里。

后来，外公成为邻里众口交誉的人。

小时候听这故事，只想笑。童年时，我们的精神被熏陶得相当无私，所以，故事中的偷菜人即使是我母亲的外公，我也以为，“看见坏人坏事应该冲上去，怎么能掉头就跑呢！”

要听懂母亲讲的故事，我费去了二三十年时间。也许是某个极糟糕的日子，忽然发现母亲讲述的故事原来饱含着对人的尊严的爱护。再后悟到，人所以为人，说到底是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完成的过程。

现代生活正使昔日或如田园诗般的日子成为过去。一家人在一起的有限时间里，你对孩子说点什么，孩子会说：“妈，你别说了！”因为他正盯着电视上的新奇事迹。

是啊，今天的新奇事迹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你坐在家里，能感到它就像在敲门。新奇也意味着陌生。面对陌生，大人也可能手足无措。

不知为什么想起母亲讲的故事。现在想来，母亲从她母亲那儿听来的故事必是有限的。爱听故事的欲望和我一起长大，母亲就要来编造故事了。但母亲从不给你一个编造的印象，更不会以为她是在创作。

我还敬佩，母亲怎么能把她的先人偷东西的故事，讲述得这样自然，而且创造出一种辉煌。我知道，在今天的世界上，有许多母亲看不懂的美丽故事。但母亲的母亲讲述的古老故事里，仍然蕴藏着生活智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像黑夜中突然发出的一道闪电，让你惊讶地看见，金钱、王杖和宝剑，都在母亲的故事中折断了。我的母亲读过三个月私塾，因为有个亲戚在教书，走了“后门”。我想，母亲讲故事的成功，也许，只是因为她——把白的说成白的。

1993年1月1日

目 录

CONTENTS

自序 1

把白的说成白的 1

我的老师 3

为自己画一个姑娘 8

1969年的白菜 10

“失踪”的狗 15

你统治了我的一生 19

歌声启蒙（又题《纪念邓丽君》） 22

难忘的一声“爸爸” 28

生命因认识而精彩 30

爱使痛苦光辉 34

贝壳里的涛声 38

千万个男女生下了你 44

让悲伤开出花来 63

打开你自己 65

在地图上旅游 70

西西里听歌 75

我看拿破仑 78

尼罗河上的婚礼 80

从海顿到施特劳斯	86
站在经济发展的平台上看世界文学	93
西班牙往事	105
奥斯维辛静悄悄	110
百年北大	117
纪念陈春先	131
附《关于救助陈春先的建议》	
纪念失败的企业家	140
重读孔乙己	143
周克玉将军	147
文怀沙先生	152
说巫	159
商周论	162
楚秦论	170
孔子论	176
接受平凡	190
俗是家园	194
融者为龙	198
宽恕	209



世界在我睁开眼睛的那一刻诞生，长大后才知道我不是祖先。多年后我才知道，母亲其实是我的第一个老师。

我的老师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老师。生在贫穷的乡村，老师就是我们童年生活中的一盏灯。幼儿园的老师、小学的老师……一层层铺垫了我通往远方的路。人生在世，有些恩情不能报答，只能铭记。写完《中国新教育风暴》，感到还有什么没做，后记之类常写些感激的话，我愿以此文为后记，献给我敬爱的老师。

去见她时，我感到心情有点激动。

当她从办公桌前站起来时，我却发现自己——突然间简直难以接受。这时我才明白，26年了，我心中的老师，一直是26年前那个青春焕发的形象。

12岁上中学，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老师只有22岁。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老师是从福州来的，她没有读大学，后来上了一年英语业余大学，再后来由她的一位当医生的姨妈介绍，只身来到闽北山区的这所新办中学任教。

烈日下锄草，寒风中积肥，我们知道22岁的女老师同我们在一起，生活很明亮……那是一所刚刚创办的乡村中学，只有初一，初一也只有两个班，学生总数不足百人。教室是在一排牛栏的旧基上改建的，没有操场。操场是在我们入学后，师生共同用锄头锄出来的……当荒草和败叶都被集中起来，当火点燃的时候，那片岁月，真是每一缕空气里都有我们随手可以抚摸的温暖。

22岁，只身来到这所山区中学的老师，直到我们离开她的时候，我们也没发现她有男朋友，因而在我们那短暂的中学时代，她都像是属于我们的。

作为住校生，许多个星期日，我们在她那只有一扇木栅窗户的房间里学会了唱《卡秋莎》……在我们的中学时代，我一直就觉得她是世上最美丽的人。

她的姓名就叫陈美熙。

然而1991年深秋，当我再见到她时，一时间真的难以接受，我不禁想起了那句话：青春的容颜像一只美丽的鸽子，永远飞出了她的巢穴……

离那乡村中学不远的地方有一条河，河宽百余米，清湛湛的故乡河叫建溪，它的前方通往闽江，然后东流入海。我们从河滩上挑来细细的沙子，我至今记得陈老师挑沙子时甩动她那条细细的长辫子的姿态。

我们把沙子倒进一个我们挖好的大坑，又在坑的前方辟出一条跑道。从此，我们将一次次从这里出发，练习跳高和跳远，而且不必害怕摔倒。

可是我们的中学时代实在太短暂，读书的日子只有一年，一年后的那个暑假，那场“大革命”同炎热的气候一同到来……我们分成了两派，陈老师成了“孤独”的人。我们谁都想争取她，可她一点儿都不肯偏心。记得有个月夜，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驱使我们跑到老师们的窗外去敲锣，锣声啾啾地响，月光下，满操场都流窜着震耳的声音……我至今无法描述我们为什么把那个日子变成如同狂欢节。

那一排低矮的木屋里住着全校总共不足十员的教师。木屋的屋檐下有一条水沟，走廊的尽头有一块木板——桥梁似的架设在水沟上，就她一个人出来了，月光下，我们看到她留着长辫的身影就站在那块木板上。

陈老师生气了，她在喝止我们。我们从那声音中听到了（好像是）哭的声音。我们都安静下来了。

后来小镇上传来了城里发生武斗的消息，小镇的空气也严峻起来，陈老师第一次踏进我们的“总部”。

“回家吧，你们都回家吧，你们都太小了！”

城里的班车已经不来了，替我们做饭的炊事员也走了。那一天，我们给陈老师搬凳子，团团地围住她，并且第一次感到：吃饭还真是个问题。

短暂的中学时代，就这样结束了。散伙那天，我们站在校门口，打量着空荡荡的操场，感到过去的日子已经隔得像放牧一样遥远。

再见到陈老师，已是两年后的冬天。我们回校要准备上山下乡了。

我和陈老师坐在离校不远的河滩上，面前是那条永远也不会冻结的河，河面上热气袅袅，那是故乡之河冬日的景象。河滩上的草，都还顽强地坚持着生命的绿色。

我说：“我已经没有父亲了。”

老师沉默一阵，从身边拾起一块小石子，使劲一甩，不远的河面上传来一声单调的水响。回过头，她看着我说：“我的父亲也自杀了。他，也是医生。”

很久以后，当我有勇气来聆听别人伤心的诉说时，我也有勇气说，我也有过很潮湿很泥泞的日子。我甚至真的相信，痛苦，很可能是值得珍惜的。

不久，陈老师就站在校门口，把我们送上了一辆大卡车。那是一个早晨，山区的雾把公路也弄得湿漉漉的，晨风开始呼呼地在我们耳边响，我们都背对车头站在卡车的后斗上，老师已经在我遥远的视野中变得像一棵在晨雾中朦胧的小树。

那时候我们手里或者背包上，都有一朵红花，我不能肯定我的这一朵是不是陈老师做的……卡车就这样把我们拉到山区的一处渡口。这天天气晴朗，阳光已经铺满河面，这是建溪上游。对岸的山路向我们迎来，我们还听到了鸟声……很久以后，我躺在没有窗户的小屋里怀想山路，觉得山路就像一根绳子，是它把我们牵进大山。我们开始对乡邮员绿色的自行车格外留意，而且羡慕不已。

不久，我收到了陈美熙老师的一封回信，看到那熟悉的曾被我们许多同学摹仿的清秀字迹，你很难想象我当时的心情……老师在信中说：“宏甲，我也要走了，因为我只是一个教书的临时工。”

我不知老师是不是已经走了，也不知25岁的老师在她走的时候还有谁送她，更无法想象老师现在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面对青山和稻田，把裤

管高高地挽到膝上……

从那以后，我就没有了关于陈老师的信息，这使我一再想，从今以后，我真的得靠自己长大了。

5年后，我20岁了，那时许多农民朋友，尤其是那些从少小就跟随父兄在田里劳作的姑娘的笑声，已常常会出现在我的梦中……但我还会想，陈老师该是30岁了，她在哪儿呢？我不能想象她也跟我一样——黄昏在田水里洗净了脚，夜晚挤在生产队的队部里记工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在某个山村，就像我们大队的乡村女教师那样当个民办教师。我的意识一直停留在她那句“我也要走了……”

现在，我又坐在陈老师的屋里，我感觉到老师的目光在注视我，可我却却在躲避她的目光，好像更愿听她的声音。

我们坐在木头沙发上，我开始知道这沙发的木料来自偏僻的山村，在那里，她的确当过民办教师……老师转而问起我这些年的创作，她说她很闭塞，能够看到的東西很少。我发现自己在诉说时有些小心翼翼，我记得我曾经想过，“教师”这职业恐怕是我难以接受的，因为我不能想象每天走进教室总在重复去年的内容，“创作使每一个日子变得富有新意。”但是这个上午，我渐渐发现自己必须把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放到地上。

我听到老师在讲着她的学生时忽然检讨起自己的教学方法，以至对自己的能力也发生怀疑。“我已经老了，记忆力也差了。”蓦地，我感到有一种仿佛已经陌生的感动袭击了我……只有当灵魂在一片晴空中行走，心灵才会生长出对青草的认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来了，又走了，每一批走进教室的学生都是崭新的啊！

我仿佛重新坐在一片青草地上，有许多精神内部的姿态值得检查和回忆……我仿佛突然理解了叶圣陶先生为什么放下“文学”的笔去编课本，莫非叶老先生是对“成年人”有所失望，或说更愿寄希望于嗷嗷待哺的新一代？我知道我还有想不清楚的问题，我已经看见老师在看手上的表，她说快下课了，她得在学生们下课之前赶到教室，告诉他们下午还该带一

本什么书。

老师给我的时间突然变短了。我们已经开始下楼，我看到老师下楼时敏捷的双脚，又想起她当年在河滩上挑沙的形象。

校园中心的一个大花圃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我记起某个类似的场景，有人问我，对你创作影响最大的老师是谁？“学步”时指导过我的前辈作家，上大学中文系以及读文学研究生时教导过我的诸多老师，毕业后都给予我厚爱的著名教授、文艺家……他们都是对我有影响的好老师，我永不会忘怀他们的教诲，因而也深信他们教给我的一个最基本的道理：艺术不是技术。真正深刻而深远的影响，该是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陈老师在花圃前站住了，她又看了一次表，对我微微一笑说：“我该走了。”然后真的走了，绕过学校深秋的花圃，快步向她的学生走去。

下课的铃声突然响了，我感到我的呼吸和校园里所有的气息都随之震动，铃声中老师匆匆奔向她的学生，我想我看到了她一生的形象。

她的作品即她的学生，陈美熙老师只教过我英语，没教过我写作，但我无疑是她很早就开始雕塑的作品，而我的作品只是她的作品的作品……

1992年4月

【编者】本文选自《中国新教育风暴》，王宏甲把此文作为该书《后记》献给他的老师。湖北省教育厅路钢厅长曾在全省农村中小学校长培训会上，朗读这篇散文。那天他说，我要送给大家一个礼物，就是《中国新教育风暴》。他说这本书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俞正声同志（今已调任上海市委书记）某天晚上十点钟打电话向他推荐的。路厅长接着说，这本书的《后记》是最打动他的部分。“这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作家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的老师的回忆。真是感人！我念给大家听。”

中外都有人写出回忆老师的名篇。一位作家的文学著作成为许多教育部门培训教师的读物，并不多见。《中国新教育风暴》一经出版就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并获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